

上  
篇

泡沫破灭  
经济战略的贫困

从 20 世纪 90 年代初泡沫经济破灭以来，日本同泡沫经济后遗症搏斗了 10 年，至今仍未能“走出病房”。很多人说 90 年代对于日本来说是“失去的十年”，也有人提出种种证据来反驳这种说法，比如 90 年代日本经济年均增长率虽说不高，也有 1.4%；经常收支黑字总保持在 1000 亿美元上下的水平；外汇储备高达 3500 亿美元，不仅居世界第一且大幅度高于第二位以下的国家；日本还继续稳居世界第一纯债权国的地位。

另一方面，日本财政赤字占 GDP 的比例接近 10%，2000 年末中央和地方政府债务（666 万亿日元）占名义 GDP 之比高达 128.5%，成为发达国家中财政状况最糟的国家（比意大利更差）；不良债权问题拖了将近十年也仍然得不到解决；2001 年 9 月中旬日经平均股价跌破一万日元，比泡沫经济破灭后日本经济最糟糕的 1998 年 10 月 19 日的水平（12879.97 日元）还要低，2001 年 7—8 月失业率突破了 5%。

如果说，用来反驳悲观论的种种论据说明当今日本仍是世界第二经济大国、其经济实力仍然强大的话，那么，财政赤字和政府债务、不良债权、股价低迷等等问题则表明日本经济确实“病入膏肓”，反映了日本经济的运营确实走到了山穷水尽、走投无路的境地。

# 第一章

## 世纪末的日本

刚刚进入 21 世纪，美国经济减速引起了世界上很多国家的担心。惟恐本国经济会因此受到牵连。有的专家认为：“在亚洲，可能要数日本情况最糟。它的经济萎靡不振已长达十年之久，虽然在 2000 年国内生产总值估计增长了 2%，为 1996 年以来增长率最高的一年，但 2000 年最后一个季度已经出现了经济即将回落的信号：企业和消费者信息低迷。……”<sup>①</sup>日本一家报纸登出了题为《日本经济阴云笼罩》的文章，惊呼东京金融市场一片混乱，出现了日元和股票双双急挫的局面。<sup>②</sup>

2001 年 1 月是进入新世纪的第一个月。现在，就拿 2001 年 1 月日本的经济状况与泡沫经济破灭后日本经济最糟的 1998 年 10 月的经济状况作个比较。1998 年 10—12 月可看做是自泡沫经济破灭以来日本经济“最黑暗时期”，日本遭遇“经济战败”、“日本像即将沉没的‘泰坦尼克号’”等悲观绝望的论调充斥各种媒体。当时一些有代表性的经济指标是这样的：10 月 9 日日经平均股价跌至 12879.97 日元，日

① [美]《时代》2001 年 1 月 8 日。

② [日]《产经新闻》2001 年 1 月 11 日。

元汇率为 117.20 日元兑 1 美元，GDP 增长率为 0.1%（1998 年 10—12 月），长期利率为 0.8%，东证一部时价总额为 242 万亿日元，上市企业连结业绩（经常利益）为 97585 亿日元（1999 年 3 月期）。

2001 年 1 月的对应经济指标是这样的：1 月 11 日日经平均股价为 13201.07 日元，日元汇率为 116.72 日元兑 1 美元，GDP 增长率为 0.2%（2000 年 7—9 月）；长期利率为 1.5%；东证一部时价总额为 347 万亿日元（比 2000 年 4 月减少 120 万亿日元）；上市企业连结业绩为 171038 亿日元（2001 年 3 月期预计）。与“最黑暗时期”相比，除去东证一部时价总额多出大约 105 万亿日元，上市企业连结业绩多出约 1 倍外，其余的指标何其相似。

1 月初的天气又阴又冷。日本经济形势也如天气一样。但是，正如在阴沉的天空下也会有人保持晴朗的心情，在悲观论蔓延日本全国的今天，也有不少人 对 21 世纪日本的前景抱着很大的希望。

这使笔者想起前不久，也就是在 20 世纪最后一年的断断续续的时间里，在日本访问和生活的情景。

## 一、从一条街看日本经济

在日本走过不少街道，有的很热闹，有的很冷清。其中，或许是名古屋市的一条商业街更适合作为当前日本经济的一面镜子。笔者之所以熟悉这条街，是因为 2000 年秋笔者赴日考察，作为名古屋市立大学的客座研究员，在日本的三大工业区之一——中京工业区的中心城市名古屋生活了两个月。

从宿舍到学校，要走过一条小商业街，中间还要穿过一条较宽的马路。两个月期间，我在不同时间带走过那条街不下上百次，但在那条号称“商业街”的小街上，除去街角的方便连

锁店经常可见三三两两顾客的身影之外，却从来没看到过哪怕是一位顾客出入过某一家商店。然而，小菜店的菜摊上照样天天摆出因为不太新鲜而卖得比较便宜的各种蔬菜，洗衣店的衣架上照样挂满洗好的西服之类，便当（盒饭）店的玻璃柜台里天天陈列着各色便当。显然，顾客肯定是有的，只是我没遇到罢了。

本应是热闹之处的商业街给我总的感觉就是“静”，然而，作为商业街，“静”或许正意味着“萧条”。我琢磨着，难道那就是日本经济的缩影？不见了繁荣，却照样在运转；不感到活力，却依然在延续。

“经济不景气”成了老生常谈，学校老师这样说，“的哥”（在日本更适合称为“的爷”，因为出租车司机多为上年纪的人们）也这样叹气，连歌星在电视上也在唱：“经济好不景气啊，恋爱却在通货膨胀。”

然而，在商店街上也有“宾客满座”的去处，这就是诊疗老年性骨病的“接骨院”。透过玻璃窗可见候诊室里排坐着白发苍苍的老太太老先生，个个安然自若，透出一种“高龄化”社会的氛围。而从理发店的价目表看（单剪 4500 日元，全活儿 6000 日元以上），令人感到多用人工的服务业价格不菲。

一个雨天的早晨，我打着伞在路上走，迎面有一位老太太骑着自行车过来，她那从容不迫的姿态忽然引起了我的注意，继而发现她的自行车车把上稳稳地固定着一把伞，因而完全没有雨中打伞骑车常有的那种窘迫感。后来，我发现即使在晴天也有骑车人用伞遮阳。终于，我在一家自行车商店找到了在车把中心固定雨伞的家伙（“固伞器”），一问价钱要 4000 日元。

中国的城市交通规定不准打着伞骑自行车。然而，有了这种“固伞器”，或许应该修改规定，允许人们骑车时打伞以遮

阳挡雨罢？

在日本产业界盛行所谓“缝隙产业”或“缝隙产品”的说法。其意思是，尽管社会上似乎各种产业都有，但实际上仍有很多需求未被注意，没有相应的商品或服务来给予满足，换句话说就是存在着很多空档或“缝隙”。而一旦有人注意到这种需求并开发、生产出相应的产品，这个缝隙也就不再是缝隙了。就拿这“固伞器”来说罢，它在日本已不是什么“缝隙产品”，然而在中国大概仍属于“缝隙”。

这次滞留日本的一大感受跟扔垃圾有关。尽管日本对垃圾的分类处理落后于欧洲，但经过近四五年的努力，居民对垃圾分类的自觉性大大提高。据说爱知县对垃圾分类有二三十种之多，近年来为说服居民坚持分类倒垃圾开过两百多次会，尽管嫌麻烦发牢骚的人不少，但执行情况却相当不错。

就拿这条街来说罢，每到周一、周四早晨，即可看到街道两旁指定地点摆放着很多标有“可燃垃圾”字样的透明垃圾袋，到了周五则是“不可燃”垃圾登场，到了可以扔玻璃瓶的日子，又可看到路边排列着蓝色塑料筐，里面整齐地码放着玻璃瓶，而且都是卸了盖洗净了的。到了每月第一个星期的周四，又可看到一捆捆用塑料绳捆成十字形的报纸杂志出现在各家门前。看来，人们都遵守得很好，极少看到不按规定乱扔垃圾的情况。

为了使外国人也遵守扔垃圾的规则，接待我们的教授在我住进宿舍的第一天就给我上了一课：“做绿色公民”。然而，由于国内尚未实行垃圾分类，因此在开始时挺不习惯，特别是厨房垃圾，一两天不扔掉就发臭。当地的小报介绍说，一位家庭主妇发明了一种防止厨房垃圾发臭的办法，这就是将不到指定日子暂时不能扔的厨房垃圾用报纸裹起来，吸干其中的水分就

不会发臭了。

我记得中国在改革开放之前买东西缺乏自由，从粮食、副食到手表、自行车都要各种票证。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大发展，现在只要有钱，几乎什么东西都能买到，可以说既有买东西的自由，也有扔东西的自由。然而到了日本，我第一次感到一种“扔东西的不自由”，而且人们自觉地忍受这种“不自由”——为了爱护自己的居住环境。

日本人常说 20 世纪 90 年代对于日本来说是“失去的十年”，但是从人们的环保意识增强、很多企业仍在扎扎实实地追求技术进步等现象看，日本在那个 90 年代也并非是非“一无所得”。而且看得出来人们的生活很平静，给人一种萧条归萧条，日子照样过的感觉。一位接待我们的教授尽管收入平平，但还是换了一辆很气派的新轿车，而在我们刚来名古屋的时候，他迎接我们使用的是一辆“微型车”，虽然坐在里面并不觉得窄，他还是直向我们解释：这是他老婆的车。

穿马路等红灯时，我常常欣赏来往的车辆，发现在街上行驶的轿车中，大概每 4 到 5 辆中就有一辆微型车。在我国国内，常把排气量在 1.3 升以下的轿车称为经济型轿车，而且这里的经济型轿车往往是排气量只有 650 毫升的微型车。这些躯体偏小的微型车有的形如甲壳虫，有的形如方匣子，形状十分可爱，大多“个子”比较高，显然是为扩大车内空间而以高度来弥补长宽之不足。在这个日本第三大城市，微型车夹杂于车流中不但不煞风景，而且令街道显得更加多姿多彩。而在国内，不少城市对经济型轿车横加各种限制，有的中等城市居然禁止 1600 毫升以下的轿车上街，说是“有碍市容”。

我偶尔也打过“的”，对这里的出租车的文明程度留下了较深印象，比如车座套总是洁白的。有一次去较远的一家购物

中心购物，由于东西较多，不得不“打的”回家，路不远，估计不用跳字儿即可抵达，不料司机路不熟，绕了远道，计价器从起程价 610 日元跳到了 870 日元，下车时，司机抱歉地说，我绕了远道，请您仍付 610 日元吧。我凑了 800 硬币给他，他坚持不要，只收了 610 日元。

最后还值得提起的是，当我和同校的中国留学生一起从学校后门出来，边说边走的时候，附近小商店的主人就会操着生硬的中国话来搭讪：“您好。”而当我们停下来，那话就更多了，还说什么他一定要去中国看看。

## 二、20 世纪最后一年的日本

20 世纪最后一年——2000 年的日本经济大事记（见附录）很有看头。总的说来，上半年的好消息比较多，下半年的坏消息比较多。考虑到事件的重要性，笔者特意将 2001 年 1 月实施中央省厅重组也加在 2000 年大事记的最后。表 2 示出了重组前后的省厅的对应关系。

2000 年上半年，日本经济在 IT（信息技术）投资的带动下，确实出现了明显的恢复迹象，但是，进入下半年后，由于受到美国经济减速、股市动荡、油价上涨等因素的影响，经济恢复的步子减慢，在电视专题节目中有专家预测从 2000 年下半年到 2001 年上半年，日本经济形势会比较严峻。

占 GDP 约 60% 的个人消费不振，使经济难以靠自身力量走向真正复苏，而制约个人消费的一个基本因素是人们的收入得不到增加，至于人们“收入”的内容，既要看法流量（比如工资、奖金等），又要看法存量（比如存款、股票等“金融资产”）。现在是一方面收入流量的增加仅停留在“微调”水平，好不容易增加了一个百分点（考虑物价略降、实增 2%），而收入存

量的减少却在继续，特别是个人资产缩水对高收入层的影响较大。

在多数人勒紧钱包的时候，卖便宜货的“百元（日元）商店”得以大行其道。商店方面绞尽脑汁使所有商品都标价一百日元，当然会使商品品种受到很大限制。但也有一些搞得比较成功的百元商店却能不断增加和更新品种（许多便宜商品来自国外），竟把“百元店”办成了“百货店”。此外，还出现了“千元商店”。一些接受我们采访的日本学者甚至说，在百元店和千元店，人们可以买齐结婚过日子所需的所有生活必需品（100日元相当于日本人平均月收入的  $1/4000 \sim 1/3000$ ，好比是中国人两三毛钱那样的感觉）。这反映日本的“价格破坏”很厉害。

长期的经济萧条似乎使日本人趋于“内向”，人们为银行倒闭而担心，为企业重组（伴随重组就要裁人）而担心，为退休后的生计而担心，为大学毕业后能否找到工作而担心，连知名的庆应大学的毕业生，也有  $1/4$  找不到工作。经过“十年萧条”，人们更加不关心政治，最关心的是能保障生活的“安全网”。据说连政府官员也在努力减少开支，过去外务省的官员出国乘飞机都可以坐头等舱，现在只有两三个大臣级干部才能坐头等舱。

为了防止经济再度滑坡，政府在 2000 年 10 月份又一次推出 11 万亿日元的补充预算。对此，在野党批评说，90 年代以来日本政府一而再、再而三地动用财政资金来刺激景气，导致财政问题日益严重，1999 年政府用财政刺激景气，推出什么“经济再生对策”，说“这是最后一次”，2000 年又来了个“最后一次”，到底要有多少个“最后一次”？1999 年说“经济再生”，2000 年说“日本再生”，到底何时能真正“再生”？

森内阁一方面鼓吹 IT 革命，一方面又搞补充预算。其实，利用补充预算建设的公共工程的大部分与 IT 并无关系。为此，在野党要求“对 5 万项公共投资项目进行检查”，并指责一些政府部门借“IT 革命”名义扩大传统的公共投资，例如建设省打着建设信息化社会的招牌，使劲地“挖洞开沟”，说是将来好用来埋设通信光缆，其实真正用于敷设光缆的开支仅占工程费用的百分之十几。

日本经济恢复迟缓，与日本政府经济失策以及政局不稳大有关系。森内阁的支持率很低。人们从各种角度和立场出发抱怨说日本“没有领导”。东京经济大学教授刘进庆说：“日本本身问题很多，如同一个病人，对什么都消极，缺乏信心。领导能力差，除去它有雄厚的经济与技术发展的积累，以及国民文化水准较高以外，从各方面的现实表现看，中国样样都比它强。”<sup>①</sup> 右翼分子小林吉则也叫嚷：“理想的人物总也出不来，……日本的‘领导不在’问题很深刻。”<sup>②</sup>

自民党原干事长加藤弘一称日本的财政问题是“国难”，认为与其听任日本静悄悄地沉没，不如“揭竿而起”，于是在 2000 年 11 月发动了一场倒阁运动，表示如果在野党对森内阁提出不信任案，加藤派可能不出席国会或甚至站到在野党一边。但加藤的行动从一开始就给人一种“秀才造反，三年不成”的感觉。

为对付加藤造反，主流派搬出中曾根康弘这位老将出马。11 月 12 日中曾根亮相电视，提出 4 点意见：（1）政局不能围着“支持率”转（对支持率急剧下降的森内阁表示支持）；（2）

① 2000 年 12 月 20 日与东京经济大学教授刘进庆交谈记录

② [日]《SAPIO》2001 年 1 月 10 日号。

党员要遵守党的规则（一下子把加藤推到违反党规的“被告”席上）；（3）做事要考虑后果，不要重演 1993 年自民党分裂剧，招致 10 年 9 易首相；（4）要考虑时机，面对堆积如山的国际国内课题，现在不是闹内乱的时候（实际上是对加藤的行动提出严厉警告）。

12 月 21 日，日经股价跌至新低，为 13423 日元，在社会上引起一定程度的恐慌。如当天的《富士》晚报以通栏标题惊呼“东证恐慌”（“东证”指东京证券交易所），股市进入了“危险水域”，财政破产已进入“读秒阶段”，信用丧失殆尽”。曾经对 1997—1998 年度日本经济形势作出正确预测的经济学家铃木淑夫在电视上声称 2001 年日本经济形势“有危险性”。<sup>①</sup>大藏大臣宫泽喜一在连续 3 年（1999—2001 年度）抛出刺激景气的大型预算，并在 2001 年度预算中又一次刷新国债发行额的历史记录之后，感叹自己“将被历史学家作为‘借债之王’写进历史”。

经济专家把股市下跌的原因归结为 4 个“E”：Earning——企业业绩，Euro——欧元贬值，Energy——原油涨价，Election——美国总统选举碰到麻烦。其实，日本政局不稳也是一因。不过，在下跌的股市中，也有人看出一点积极的变化：不少在股市中被看好的上升企业是“十年前还不存在的新企业”，它们生机勃勃，与占多数的、毫无生气的旧企业形成鲜明对照。

确实，日本各个产业部门的明暗分化日趋明显，如果以 5 分制给各产业部门的景气状况打分的话，大致情形是：农林水产业 3.5 分，矿业 3 分，建设业 2 分以下（依靠政府的公共投

<sup>①</sup> 2000 年 12 月 24 日铃木淑夫在日本电视台（NHK）的谈话

资维持，企业重组尚未开始），食品业 4.5 分，纤维业 3 分，纸张纸浆业 2 分，医药品业 5 分（特别是所谓“生活改善药物”行情看好，比如伟哥之类），石油煤炭业 2 分，橡胶制品业 3 分，玻璃陶器业 2 分，钢铁业 3 分，金属制品业 2 分，机械制造业 3.5 分，电器制造业 4 分，精密机械业 3.5 分，运输机械业 3.5 分，通信业 4.5 分，印刷机械业 5 分，服务业 5 分，电力业 3 分，批发业 2 分，零售业 3 分（其中方便连锁店可打 4.5 分），仓库业 3 分，城市银行业 2 分，证券业 2 分，消费者金融业 5 分，不动产业 2 分以下，陆地运输业 3 分，海运业 3 分，航空运输业 2.5 分等等（根据《日本经济新闻》的“产业天气图”及其他讲演资料综合而成）。

在众多产业景气低迷之中，一批富有朝气的 IT（信息技术）等高技术风险企业正在日本开始兴起，例如东京涉谷等地涌现出数以千计的中小风险企业，活力充盈，号称“小硅谷”。这激起人们的企盼：美国的“新经济”之风终将吹进日本。

另一方面，对经济前景感到绝望的人们在增加。在这“失去的十年”之中，日本全国自杀者大幅度增加，从 1991 年的 22000 多人增至 1999 年的 33000 多人。在自杀者中 4/5 是男子，多为经济原因。自杀者往往愿意找容易“隐匿身后”的僻静之处，其中，青木原的一片森林成了自杀者的首选去处，给当地居民带来不少麻烦。

## 第二章

# 世纪之交的日本经济

20 世纪 90 年代日本经济的表现空前之坏，以致被称为“失去了的十年”。<sup>①</sup>从增长率数字看，60 年代日本经济高速增长期是“10% 增长率时代”（年均增长率，下同）、70 年代初至 80 年代的稳定增长期是“4% 增长率时代”，90 年代的低增长期（1991—2000 年）则是“1% 增长率时代”。

90 年代是 20 世纪的最后 10 年，2000 年则是 20 世纪的最后年头。本章将从跨越新旧世纪交界线的不同时间跨度，对日本经济作一回顾和展望。

### 一、90 年代日本经济的增长

对于关心日本经济的人们来说，有时会对日本经济增长率究竟多少感到迷惑，这一方面是因为公布 GDP 统计数字的经济企划厅（2001 年 1 月该厅已经撤销）往往会在隔一段时期后对原来公布的数字进行改动，另一方面是日本在 2000 年对 GDP 统计方法本身作了修改。本节主要根据使用新方法的统计

<sup>①</sup> [日] 吉川洋：《转换期的日本经济》，岩波书店 1999 年版，第 1 页。

数字，对 20 世纪 90 年代日本经济增长及政府的经济失策作一回顾。

### 1. 90 年代日本经济形势概观

1986 年 11 月至 1991 年 4 月，日本经历了被称为“平成景气”的经济复苏与繁荣期。与过去多次经济复苏一样，公共投资与住宅投资的增长发挥了先导作用，继而又发展成为以设备投资与个人消费的增长为中心、以泡沫经济膨胀为特征的、大型“民需（民间需要）景气”。这是战后日本第 11 次景气循环的上升期（由于昭和天皇去世，日本国的年号于 1989 年改为“平成”，故而此次景气又称“平成景气”），其持续时间之长可与战后最长的伊奘诺景气相匹敌。

进入 90 年代，由于泡沫经济的破灭，长达 53 个月的“平成景气”终于在 1991 年 4 月结束，日本经济进入了被称为“平成萧条”的经济萧条期，即战后第 11 次景气循环的下降期（1991 年 4 月至 1993 年 10 月）。1991 年度（1991 年 4 月至 1992 年 3 月）的实际增长率为 2.5%（修改后数字，下同）。

1993 年 10 月日本经济走出谷底，进入战后第 12 次景气循环的上升期，但由于不良债权等问题继续拖景气的后腿，使复苏步伐缓慢、乏力，1992、1993 年度连续两年出现 0.4% 的“零增长”（所谓“零增长”意指实际增长率仅为百分之零点几），是战后第一次出现连续两年的零增长局面。至 1994 年度，实际增长率仅恢复到 1.1%。

1995、1996 年度实际增长率有所回升，分别为 2.5% 和 3.4%，然而，到了 1997 年度日本经济增长复又回落，进入了第 12 次经济循环的下降期，1997 年度实际增长率仅为 0.2%，1998 年度终于出现了 -0.7% 的负增长，这是战后日本第一次出现主要由于国内原因而出现的负增长（在 1974 年由于石油

危机的冲击，日本经济曾出现过主要由于外因而造成的负增长。

然而按照旧方法的统计数字，日本经济在 1997、1998 两个年度出现了连续两年的负增长（见表 2-1）。

表 2-1 统计方法修改前后的日本国内生产总值

年度	修改后的 名义 GDP (亿日元)	修改后的 名义增长 率 (%)	修改前的 名义增率 (%)	修改后的 实际 GDP (亿日元)	修改后的 实际增长 率 (%)	修改前的 实际增率 (%)
1990	4505324	-	8.0	4697805	-	5.5
1991	4746266	5.3	5.6	4816607	2.5	2.9
1992	4831886	1.8	1.9	4833756	0.4	0.4
1993	4875278	0.9	1.0	4854984	0.4	0.5
1994	4922658	1.0	0.4	4907307	1.1	0.6
1995	5019603	2.0	2.3	5027943	2.5	3.0
1996	5152489	2.6	3.0	5200538	3.4	4.4
1997	5200070	0.9	0.6	5211650	0.2	-0.1
1998	5132146	-1.3	-2.0	5173743	-0.7	-1.9
1999				5246175	1.4	0.5

资料来源：《日本经济新闻》2000年10月28日等

经过 1997、1998 年度的萧条与衰退局面，日本经济在 1999 年 4 月到达谷底，进入了战后第 13 次经济循环的上升期。1999 年度的实际增长率达到 1.4%，2000 年度的实际增长率将可能达到 2%。<sup>①</sup>

日本战后第 12 次经济循环上升期为 1993 年 10 月至 1997 年 3 月，下降期为 1997 年 4 月至 2000 年某月关于日本景气循环，请参照冯昭奎：《日本经济》，高等教育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70~80 页

## 日本经济统计的两项重要改动

### (1) 对 GDP 统计的改动

2000 年 10 月底经济企划厅使用被称为“93SNA”的新统计方法对 1990—1998 年度的 GDP 统计作了大幅度的改定。季度 GDP 速报也从 12 月发表的 2000 年 7—9 月开始采用新统计方法。为此，GDP 总额增加 15 万亿日元，政府最终消费支出扩大到 1.5 倍。

“93SNA”是联合国统计委员会在 1993 年向世界各国建议的 GDP 统计方法的国际标准。日本从 1978 年以来使用联合国于 1968 年建议的“68SNA”编制 GDP 统计，而从 2000 年 10 月底开始转为采用“93SNA”。

“93SNA”对 GDP 的影响主要有 3 点：

将计算机软件计入民间设备投资和公共投资。在计算作为一国经济的附加价值总和的 GDP 统计时，原则上要刨去原材料费等中间费用。在个人电脑中预先装入的视窗等软件由于“无法将硬件与软件分开来计算”，迄今也被计入投资，然而向软件公司订购的软件则被作为“经费”（中间消费）处理，未计入 GDP。

然而，按照“93SNA”，外购软件也要全部计入 GDP。据企划厅试算，1998 年度对软件的投资官民合计约为 5 万亿日元，如果计入 GDP，不仅使 GDP 的规模增大了约 1%，而且以信息技术革命为背景，从 1995 年以来 GDP 增长率也比上年增长 7%~14%。未计入软件成为政府对 2000 年增长率预测偏低的一大原因。

修改医疗费用的统计。对医疗费用的统计方法的变更对 GDP 的规模大小虽没影响，但处理方法不同。迄今患者向医院支付的本人负担的金额以及从医疗保险支出的部分均被计入个人消

费，然而采用“93SNA”以后，仅将本人负担的医疗费计入个人消费，而医疗保险的支出部分划入政府最终消费。由于加入健康保险的工薪阶层的医疗费用的本人负担部分仅占医疗费的大约 20%，剩下的大约 80% 靠保险支出，因此这种计算方法的变化影响甚大。1998 年度高达大约 30 万亿日元的国民医疗费费的 2/3、大约 20 万亿日元将从个人消费转入政府消费。由于少子高龄化的进展，医疗费力的年均增长率达到 2% ~ 3%，计入个人消费的医疗费力的比重的下降，将可能导致个人消费的增长率下降。

将政府的社会资本的使用和社会资本的折旧费作为服务金额计入 GDP。例如迄今道路、水坝等都假定可无限期使用，因此不计折旧费，今后规定道路的耐用年数为 50 年、水坝为 48 年，每年将一定的折旧费计入 GDP。

进入 90 年代以来，日本政府推出了总规模超过 100 万亿日元的刺激景气对策，其结果，社会资本的折旧费相应增大，例如在 1990 年度为 6 万亿日元/年，1998 年度为 11 万亿日元/年。1998 年底全国资产总额（“国富”）为 3102 万亿日元。由于计入社会资本的损耗，GDP 数字虽增大，而国家的总资产价值却下降，与过去的计算方法比，“国富”减少了 103 万亿日元。

## （2）不再公布 GNP 统计

作为经济增长的代名词的“国民生产总值 (GNP)”将从日本经济的正式统计中消失。经济企划厅决定在 2000 年度最后一次公布 GNP，以后将不再公布。其理由是，跨越国境的资本流动日益扩大，以 GNP 已不能掌握国内的生产活动和景气动向。趁这次修改国民收入统计的时机，决定废止 GNP 统计。GNP 统计的作用将由“国内生产总值 (GDP)”继承。这意味